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最小

第一百二十四號
十二年十一月十日
癸亥年十月初三日
本號四張◉售洋二分

本報登載各稿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間日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圓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號三角　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號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號大洋一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閘頭壩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

偵探小說奪標收稿展期

收稿截止期展至陽歷十一月十日……定於十五日發表

本社徵求創作一千字內之偵探小說。大衆可自由應徵。惟稿以未經發表者爲限。初選三十名。由程小青趙苕狂張枕綠三先生閱稿取錄。用不記名式發表。復由初選被錄諸君投票互選。當選第一名。敬贈現洋二十元。第二名第三名。各贈現洋十元。其餘各名。亦酬贈有差。應徵諸君。請於稿末敘明通信處。加蓋圖章。否則無贈。

良晨好友社編輯部佈

本報再版

本報第七號至第十一號。均已再版印出。每份仍售大洋二分。其他售罄各號。亦正在趕速再版中。所有購報定報欠缺者。俟再版出齊併寄。諸希亮察。

▼良晨好友社啓

鵑聲週報

天津鵑聲週報。爲華北諸大名家撰述。內容小說劇談諸文筆記小說談時評等。各體俱備。每期二張。零售三分。定閱半年大洋五角。全年大洋九角。（新訂優待最小報定戶辦法）……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正在定閱期內。來費兼定鵑聲週報者。半年只收大洋四角。全年只收大洋八角。寄費一律在內。郵票十足通用。

第十六期報已到

上海獨經理良晨好友社啓

鵑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十五份。原價大洋四角五分。合購廉價大洋二角五分。存報不多。欲購請速。

良晨好友社啓

上海小說專修學校緊要通告

本校自登報招生以來。有志小說諸君。紛紛報名來學。惟多有要求展期報名及分期繳付學費者。本校爲便利學者起見。特定通融辦法如下。

報名入學 可自即日起備函報名繳費。無論本外埠。本校以收到學費之日開始寄發講義及練習題。

繳費辦法 一次足繳者每學期十二元。分兩次足繳者。入學時繳六元四角。二個月後再繳六元。三次者入學時繳五元六角。二個月後繳四元。一個月後再繳三元。五次者。入學時繳三元。以後每月預繳二元半。

校長張舍我佈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銷至百份以外者。每份批價大洋六釐。有意承銷者。請聲明從[illegible]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當即遵照辦理

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短篇小說

一小時的婚約

李孟任

四圍喬木綠蔭正濃。萬樹櫻花。有如紅錦。天際斜陽。從樹罅中透出一縷金光。閃作黃澄澄的顏色。照在木埠公園的鐵椅上。這時那椅上正坐着兩位青年男女。密密談心。樹枝上的小鳥。也在那裏啾啁和鳴。好似羨慕他們二人。學他們的喁喁情話。

只聽見男子道。『慧卿姊。我這次總算是戰勝了。想從前在學校的時候。和我姊互相愛慕。偏偏又有一箇萬正清。和我做了情敵。那萬正清人既聰明。又極有錢。所以最會在你身上用心。凡是你所歡喜的。他沒有不給你辦來的。因此弄得你芳心忐忑不定。不知該許那箇拒那箇才好。這是實話。我郭介人因爲家寒。不能和他爭競。纔想出這破釜沈舟的法子來攻出洋留學。聽說我走了以後。他因母病回了原籍。不久他的母親就死了。他家中又遭了一把火。落得片瓦無存。他又得了一場大病。數年以來。衣食不周。不知他目下在什麼地方。天幸我畢業回來。能以自立。纔得和我愛訂結婚約。這也是天假之緣。我們二人應當感謝上帝纔是。』說罷。取出一隻戒指。套在慧卿手上。慧卿微笑不語。

過了一小時。迎面來了一人。衣衫襤褸。面黃肌瘦。一望而知是箇失意的人。這人走到他倆面前。失聲道。『啊呀。我當是誰。原來是介人兄和慧卿姊。我……』話未說完。慧卿忽地站起身來。把臉一沈道。『誰是慧卿。誰又是什麼姊。像你這種人。也配有我這樣的姊姊嗎。眞是笑話。』那人趕忙改口道。『我說錯了。原來是慧卿姑娘。不要……』慧卿又接着道。『你也無須稱我姑娘。我那裏認識你這種人。要你來慧卿長慧卿短的。豈不把人羞死。』說罷。也不顧介人在座。就悻悻而去。

這時却把介人看得呆了。眼望着伊出了公園。還說不出一句話來。原來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慧卿從前的情人介人的情敵萬正清。他因爲到此地來。訪一位舊友。想謀一件事情。那朋友約他在公園中見面。不料遇見了介人和慧卿。又偏偏恰是他倆訂婚的時候。

到了明天。各報都載着郭介人和駱慧卿女士解除婚約的一段告白。動議者是慧卿。據知道內的人說。不過由於慧卿感得黃金和才華。都是有幸而得幕或不幸而不得。無可羨慕也無可賤視。伊誓爲一個獨身者。

瑣事（續）

（朱雀甫著） 朱維基譯

『父親這麼說。他說道。『你們是不幸的小孩。』聽他說話很是奇怪。他說道。「你們如果不快樂。我不快樂。母親也不快樂。」他又說。「爲你們自己和爲伊。禱告上帝。」』阿沙的眼睛。露出很快樂的神氣來。

裴列夫劓聲道。『正是這樣……這是你所做的。你在糖果店佈置會議。你母親不知道嗎。』

『不—不……伊怎能知道呢。伯洛格亞不肯告訴什麼事情。前天父親給我們梨子。我有二只。』

『哦……那末現在……告訴我。你父親不講起我嗎。』

『你嗎？將我怎麼說呢？』阿沙把搜尋般的閃目射視於裴列夫的臉上。聳了聳肩。『他沒有說甚麼特別的話。』

『比方。他說什麼。』

『你不發怒嗎。』

『還有什麼。爲什麼我要發怒。他侮辱我嗎。』

『他不侮辱你。但你知道……他同你使氣。他說母親爲了你才不快活。並且你敗壞母親。但他很奇怪呢！我給他說明你很和善。決不怒聲向母親。但他却不住的搖頭』

『我敗壞伊。他說這些話嗎。』

『是的。你別發怒呀！』

裴列夫站起來。靜靜地立了一刻。然後在會客室裏走來走去。

他聳了聳肩。譏笑着喃喃說道。『奇怪。並且……好笑。他向誰都責備。我現在敗壞伊嗎。』什麼一只

最小第一百廿四號……第一張……良晨好友社印行

心社徵求同志

(一)本社以交換心智研究小說作品扶掖新進作家冀間接移易社會習尚爲唯一職志

(二)社友無定額除原有五十餘名外廣徵海內同志凡贊成本社宗旨者不論男女均得入社徵足新社友百人卽行成立

(三)社費全年國幣六元分二次交納入社時付三元半年後續付三元如全年一次付清得減作五元或願四個月一付者每次應納二元二角

(四)本社無社長名目社務由發起人主幹

(五)本社特延海上英年作家如劉恨我程劍魁潘逸園諸君撰述關於下列各種性質之論著曰「短篇小說」「長篇小說」「韵文小說」「短篇說選」「小品文字」「廣告學」按週寄發各社友以資參攷諸君皆思想新穎堪爲模範文字一洗陳腐之氣而印刷精良可裝訂成册

(六)本社除出版講義外另出「說海潮週刊」一種社友均得贈閱非社友每册售小銀圓一角半該刊布面袖珍裝倣日記册式桃林紙精印小說雜作以外凡日記册應具要素如火車時刻郵政章程各種常識一週日歷記事用空白紙名片夾等無不應有盡有尤屬生面别開

(七)社課按月四次不限題目惟須由社中規定性質例如家庭號離婚號之類作就寄社擇尤刊布於「說海潮」如是則「說海潮」每期出特號宛如一部社會小叢書闢說界空前創舉

(八)社址在甯波江北岸老英公館街四號盧却生寓將後擬在滬設代理處辦事細則另訂

幹事 唐和華 盧却生 江劍禪 介紹人 田季恆 張慶霖 朱松廬 董巽觀 仝啓

醫藥常識廣送大衆

鄙人近著醫藥常識一書。爲家庭所必備。內容八十餘頁。現已出版。廣送大衆。凡聲明由最小報介紹。向上海五馬路廣福里七十六號鄙人索取者。卽贈一册。郵索毋須附郵費。

王雨三啓

小地位

本報劃出此小地位。專備登載通信。徵求。出讓。聲明●披露社章。發售書報等小廣告。每五十字收費大洋一角。字數加多或連登數號。均照加。不滿五十字。亦作五十字計算。

鄙人有汪洵手書眞屏條四幅茲欲廉價出讓得者請匯洋四元卽行郵奉郵花不收空函不覆上海愛多亞路十一號和大洋行吳興豪啓

余缺學生雜誌拾卷一期至七期七册願割愛者奉以相當報酬惟以書本無損及先至者爲限否則郵璧廣德第一高小吳永才

增學旬刊第五期出版

本刊內容豐富有文苑小說餘興等欄每份洋二分外埠加郵費一分總發行所東台碼頭上增學旬刊社

李松影主編的文星已於九月十五日出版內容極有趣味第一期大贈送函索附郵票一分卽寄 通信處江蘇如皋迎春橋南首

王受生篆刻

茲因索居無俚願以雕虫小技與海內同文藉結文緣雅不欲效虛名之士釐定潤格故事誇張凡願賜教者暫以石章爲限每件一洋至多不過四字過大過小者倍之點文不刻一星期囘件收件處上海新碼頭良晨好友社

芝蘭社徵求社員本社專以研究各種文學爲宗旨（如小說詩文等）并擬發刊雜誌海內同志願加入者請投函上海黃渡盛闌際

無辜的羔羊呀！我敗壞了伊——他說這些話麽。』

『是的。但……你說你不會發怒的。』

『我不發怒。並且……並且這又完全不是你的事情呀。不。這……這却是很可發笑的。我上了圈套。但我也要受責備。』

鈴響了。孩子從所站的地方衝跑到外邊去。不一會兒。一個女人同着一個小女兒走進房間。伊就是歐銀夫人。是阿沙的母親。阿沙在伊的後面跳躍着。大聲嘯叫。搖着手。

他吸着氣喃喃道。當然。除了我還有誰可咀咒呢。他是對的。他是受害的丈夫。』

歐銀夫人問道。『什麽事情。』

『什麽事情嗎！聽你可愛的丈夫所說的道理罷。我好像是一個棍徒。一個刺客。我敗壞你和小孩了。你們都不快樂。惟有我是可怕地快樂。可怕地。可怕地快樂！』

『裴列夫。我不明白呀。究竟是什麽啊。』

裴列夫指着阿沙道。『單聽這位小紳士罷！』

阿沙漲紅了臉。就忽然的變白。他全部的面孔嚇得皺緊了。他高聲叫道。『裴列夫先生。嘻！』

裴列夫續道。『假使你歡喜就問他罷。你們愚笨的伯路格亞領他們到糖果店去。並且同他們的好爺在那邊佈置聚會。但這不是我要說的一點。我要說的。就是那好爺是殉道者。我呢。是刺客。又是光棍。破壞你們倆的生活的……』

阿沙哭泣道。『裴列夫先生呀！你忘記了你的誓言了麽。快說來！』

裴列夫搖他的手。說道。『唉。別擾我。這比誓言還重要的事情呢。虛僞使我不堪。謊語呀！』

歐銀夫人於是眼中閃輝着淚珠。喃喃說道。『我不明白。』伊轉向伊兒子道。『告訴我。阿沙。你看見你的父親嗎。』

阿沙不曾聽見。却很恐怖地瞪着眼注望裴列夫。

母親道。『這不可能的。我去問伯勒格亞。』伊便走了出去。

阿沙全身戰慄道。『但。但你對我發誓的。』

裴列夫向他搖手手。並且只管上下散步他給埋沒在他的侮辱之中。現在同先前一樣。他不注意小孩的前途 他一個嚴正的大人——同小孩們沒有甚麽事情做。但是阿沙坐在角裏。恐怖地告訴宋霞說他如何受欺。他戰慄。口中喃喃着。並且哭泣。這是他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困苦地坐着面對着一個說謊話的人。他從來沒有知道在這個世界裏除了糖梨餅食和很貴的表之外。還許許多多別的東西。在兒童的語言裏面是沒有的。

（終）

▽兒子的敎訓

王杏蓀

許哲甫浮蕩半生。把祖上的家產快化罄了。他兀自不曾覺悟。心坎上只放着娛樂二字。他還向人說。『娛樂是人生應享的權利。』

他母親訓戒他。他總不聲。還強詞奪理的說。『……什麽叫做勤。什麽叫做儉。放着現成的錢財不用。却拚着血汗去換。天下也沒有這種呆人……』

他妻子勸告他。他更不入耳了。他不耐煩仔細聽。打斷伊的話頭說。『……婦人家曉得什麽事。只守着自己安分些就好了。做丈夫的即使犯了罪。也不由你管束咧……』

他兒子少甫。已十四歲了。常常聽祖母和母親的訓導。拿父親的浮蕩來比喻。

有一次。少甫被同學邀去玩耍一處勝會。囘家已是遲了。肚子裏餓得空空的。一進門就嚷着吃飯。恰巧哲甫在家裏。罵道。『畜生。不知道用心讀書。整日價在外游蕩。到家裏又這樣胡鬧。誰是你的下人。侍候着你。』

少甫喜忽忽的囘家。不料撞着父親狗血噴頭的一頓狠罵。不由得氣了起來。倒底是孩子家不知進退。憤憤地囘道。『你自己倒像是治家的人。祖父遺下來的產業。給你化得還不暢快。又來罵人。……你不去賺錢養家。却教我用心讀書。可是望我將來負擔你的責任不成。……要說到游蕩二字。更不對了。你光放着一個榜樣兒。却又

女畫。有滑稽畫。有風景畫。
格式特別。印刷精美。或印紅色。或印綠色。或用瑞典紙。或用上等毛邊紙。任憑選擇。購備自用。足見考究。分贈親友。費少惠厚。

每大洋貳角購一百張每大洋壹元購七百張每大洋貳元購一千五百張

寄費免加
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行

禁人摹仿。你不知省察自已。專是教訓別人。這從那裏說起啊。……」這一番話。說得哲甫覺悟了。深悔當年那樣懵懂。反不如自已兒子的見識。還做什麼人。幾年後。合城的人誰不知許哲甫是個克勤克劍的富家翁。

關於小說之文

▼作品與作者署名 經淞銓

幾位名家的小說。很如他的大號『枕綠』兩字細膩極了。『瘦鵑』兩字哀淒極了。『倚虹』兩字雄壯極了。『卓呆』兩字別緻極了、『寄塵』兩字透豁極了。『瞻廬』兩字趣高極了。『茗狂』兩字豪放極了。…他們的小說也是這樣。列位試去細細研究一下。才知我不胡說哩。

文字商量

▼對於『江干集』中『鄉人』一篇有所懷疑

CCC寄自香港

「江干集」是施青萍的小說集。內容極豐富而有價值。我很佩服不過在「鄉人」一篇裏。有幾句敍土匪爲患的說、「他—匪首吳桂法—右手缺一個指頭。凡是他偶然混跡在人叢中時。有人如果不經意地向他手上望望。他總得設法將那人結果了。」我覺傳有點小小的意見。就寫在下面。既是無心望着吳匪指頭的人。當然沒有當着新聞般去告訴別人知道。迨吳匪覺得他望着自己指頭。要設法結果他時。也當然沒有聲明他的罪狀的。—事前及適望着他的指頭時。也斷未必有警告人們。—那麼外人怎得知偶然望望吳匪指頭的人。就會被他設法結果呢。就使遇着個晦氣的人。無意中望着了吳匪的指頭。眞個被吳匪覺得。設法將他結果了。也祇好做個自己也不知甚樣致死的寃鬼罷了。照這樣說來。必不致如該鄉人「所以我們走出去。竟不敢向別人手上看。惟恐運氣不好。碰着吳桂法。將性命都了掉。可不是兒戲呵。」這麼說法了。不知青萍君將何以教我。謹拭目以待。

上海真美好友社印行

佛空

曼郎

弗人爲佛。此所以別於人也。佛之生。人之死。理易明矣。故愈想做人。則去佛愈遠。去生亦遠。去死則愈近矣。然人偏喜向死途走。此深所不解者也。佛旨空。而空以生。生亦爲空。倘欲於空求生。則復去佛遠。去死又近矣。難哉。爲人而求佛理矣。吾人罪過。吾佛罪過

編輯人語

本報歡迎投稿。如創作或繙譯的短篇小說。小說作法研究。中外小說批評。小說家遺聞軼事。專談。遊記。諸文。雋語等等。皆在可錄之列。花史舊劇評不收。如濫泛駡人或態度暗昧。所指人物。僅以某某字樣爲代。取巧不敢負責。尤所深惡痛絕。來稿附有十足郵費者。不刊卽退。

聯話拾零

思痛廬主

海游某巨紳。先一年花朝日。爲紳晉觴介壽之期。次年是日。亦卽紳駕鶴仙游之辰。同邑章一山太史輓一聯云。公眞所謂賢豪間者。享八十八大年。治世則修文。亂世則思武。務使子子孫孫。卷備本朝將相選。我安得不感慨係之。際二月二佳節。昔日以慶賀。今日以憑弔。對此蒼蒼莽莽。莫留當代老成人。

楊醒初夫子。工詩詞。尤善作聯。惜隨手散棄。不自留稿。余亦健忘。僅憶得三聯。其一聯輓鮫川某紳云。公益維持。莫斯人。若私情感慨。如吾輩何。代友弔甬江名花月紅校書聯云。鵑啼夜冷悲殘月。蝶夢香銷怨落花。天成鋼號嵌字集聯云。天地爲爐。陰陽爲炭。成功在手。運用在心。讀以上兩聯。均能少許勝多許。後集句嵌字一聯。文章天成。妙手偶得。古人豈欺我哉。

某君贈名伶韓世昌一聯。鵲噪英名同菊老。雁行新譜附靳生。此聯不僅對仗工切。用意之巧。亦妙不可階。

琴菴漫載

歐東谷

湘人葉德輝。曩於洪憲稱帝時。曾長湘之籌安分會。勸進頗以甚力。著稱於時。今歲六十稱觴。有某名士所撰賀聯云。海屋添籌。安琪菓熟。香山勝會。長樂花開。吐屬大方。偶爾粗閱一過。實不以覺其嵌有籌安會之赫赫頭銜於字裏行間也。葉於當時。亦未及察知。嗣經見及者告以故。則已高懸廳事。殊不便卽時除下。亦惟服頭喪氣殺。却一場風景耳。

繭絲集（四）

王受生

◉解脫

往往在沒人時。眼淚和血。足足溼透了面前的衣服。

解脫。是無論如何談不到的。這孤館昏燈的意味。有幾時使我能可以解脫呀。

趙媽是何等的人啊。將我當作一種釣魚的香餌看待。也是永不能使我解脫的呀。

祥生旅館。是我營業場所。我爲什麼還做下賤的生活。都因爲那人的約會是在那裏。可是失約的日子太久了。我還希望着。更談不到解脫呀。

許多姊妹們現在都到那濟良所去了。聽說很足以維持下半世的生活。但是我永遠是談不到的了。等到情場寂寞。死路荒涼。那才是我解脫的時機咧。

代爲更正

記者

本報第一百十四號所載『季秋晦夕登大世界大觀樓口占』一詩。頃見有介紹諸他報者。其意殷勤。未可以轉載論。然誤「晦夕」爲「晦日」。乃與詩意不符。用代擇要更正。以釋讀者疑。且補本報餘白焉。